

薛涛：儿童读者最需要文学阅读

荐书嘉宾：
薛涛，一级作家，现任辽宁文学馆馆长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2017年被中宣部确定为“全国文化名家暨‘四个一批’人才”。
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《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》《泡泡儿去旅行》《满山全传》《小城池》《九月的冰河》《砂粒与星尘》等，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。多部作品输出海外。
推荐书目：
《少年的荣耀》《草房子》《题王许威武》《小银与我》《夏先生的故事》《蝇王》《动物庄园》



读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负面情绪

辽沈晚报：您的作品多次入选各省寒暑假阅读书目。其中，《九月的冰河》《孤单的少校》入选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，《孤单的少校》和《砂粒与星尘》又先后成为《中国教育报》“教师推荐的十大好书”。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，您在文学创作中，最想传递给儿童读者的是什么？
薛涛：这些书之所以能被很多读者读到，有赖于老师、家长们的推荐，也依靠读者之间的口碑相传。我的书注重为读者传达精神的力量与心灵的滋养，给读者以觉悟。比如《孤单的少校》涉猎到人的归属感、人对自我的发现和超越等领域，我笔下的少校和乒乓两个人物在游戏的对抗中完成了灵魂的苏醒；《砂粒与星尘》写了一个老人、少年、鹅、羊群、野狼发生在一座荒村的故事，故事紧张、离奇，也很有趣，里面的人物与动物也各有各的“心思”，最终人与自然万物达成了和解。我期待读者读完我的书之后，成为一个胸襟豁达的人、品格舒展的人、心灵通透的人、灵魂独立的人，建立起独立思考、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。
辽沈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当代儿童读者最需要什么样的阅读？您的作品满足了他们的哪些需求？
薛涛：儿童读者最需要的是文学阅读。文学阅读可能没有太多知识方面的收益，但它是对人的情感熏陶、审美教化、思想启蒙。可以说，文学阅读是最无功利的阅读，却能给予读者最多的心灵养分和精神力量。
我的所有作品都是“文学”，这也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。我的作品首先以“文学”为基础，然后再去寻找适合它的读者，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孩子，也可能是一个长大的孩子，还可能是心中还驻着一个孩子的大人。
辽沈晚报：阅读能力的培养是小学语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如何通过阅读来提高写作能力，想必是许多家长和学生都很关注的话题。在这里，可否为小读者们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？
薛涛：书读多了，写作的水平一定会提高。读书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，你的眼界会变得很开阔，心中会形成一个文学的景象，这个景象由很多美丽的字词、精彩的段落、生动的篇章构成。当你的心中形成了这样的景象，就一定或多或少地落在你的笔下。因此，我建议小读者要大量地读，海量地读，把自己变成一个书虫，把读书当吃饭。再有就是一定要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经典，一个书虫，当然要选择味道最精美、养分最丰富的叶子来食。
辽沈晚报：现在的儿童读物可谓琳琅满目，家长们尚且眼花缭乱，孩子们更是无从下手。您觉得，小读者们日常应该如何读书、选书？请为儿童读者推荐几本书。
薛涛：阅读有两种，一种是功利性的，比如读课本、读教辅书，读学习的方法、读人生指南；另一种是非功利性阅读，主要就是读文学，它看不出实际的益处，它的益处处在精神层面，更多的是指向一个人的未来。所以，我建议小读者每周都选一本文学性强的书来读。
怎么选书呢？读书多了，就培养了自己的阅读口味，也就知道自己的口味了，那么选什么样的书心里就有数了。我推荐以下几本书：《少年的荣耀》《草房子》《题王许威武》《小银与我》《夏先生的故事》《蝇王》和《动物庄园》。

解决创作方面的一个问题，也不时翻翻有关的书。可是，这个活动不能算是阅读，只是简单的翻阅和考证。当年为了创作《砂粒与星尘》，我除了赴吉林昌邑求教驯鹰人，还翻阅了一些关于猎鹰、驯鹰方面的书，印象最深的便是《最后一个驯鹰人》。我感谢这本书，它为我描画出了一代又一代驯鹰人的日常生活。这两年，给我触动最深的书是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、古斯塔夫·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，我从中吸收到一些营养。去年冬天我还读了一本传记《勇敢的天才》，写的是法国两位诺贝尔奖得主，作家阿尔贝·加缪和生物学家雅克·莫诺在二战前后的经历，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的书，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，几乎让我落泪。曲折的故事固然能让人感动，深刻的思想也能让人产生共鸣，高尚的灵魂更能让人心灵富足。

辽沈晚报：您平时阅读有随手记录的习惯吗？许多人读书，当时觉得挺受益，时间一长就会印象模糊，甚至好像未曾读过一样。有什么好方法，能让读过的东西真正被吸纳和接收？

薛涛：我有记录的习惯。这个习惯是从小养成的，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抄录过一本《宋词鉴赏辞典》，那些笔记现在还留着。后来一度放弃了这个习惯。近年又恢复了，最近阅读《尼采的锤子：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》，我又开始做阅读笔记。我把书中提到的著作都记下来，以便下一步详细阅读它们。我还记下一些有思想含量的句子，认真抄录这些句子本身就是向思想家致敬。如果你认定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就应该反复阅读，反复阅读利于吸纳。我认为最好的阅读方法是把书中的思想和故事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比，这样才能很好地领悟书中的奥妙。我们读过的所有的书终将在记忆中消失，能留下的只有阅读时的感动和醒悟。当你渐渐忘掉一本书，并且蜕变为“新我”时，这本书便永在。

让作品“自行生长”放心地交给读者

辽沈晚报：聊聊您的木屋吧。您读书和写作都在那里完成，还经常在书的末尾标明“写于薛叔叔的小木屋”。能借此谈谈您的生活观和文学观吗？

薛涛：我的做法确实扩大了它的知名度。小读者、作家、编辑、记者朋友们也时常跟我打听它。去年，还来了几波小读者在我的院子里“胡作非为”，吃了我很多葡萄，现在还“心疼”呢。若不是受到疫情影响，计划中还有读者和朋友来拜访它一下。其实它没那么好。从前，它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木屋，耸立在阳台上方，有单独的楼梯通向它。后来它漏水了，我不得不进行翻盖。不过由于物业管理的缘故，我没能完全如愿。现在它其实是一间木屋书房，比从前更漂亮。我既喜欢从前的它，也喜欢现在的它。我喜欢在木屋读书、写作、发呆，也喜欢在木屋无所事事、想入非非、做白日梦。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朴素、贴近自然，具体来说，就是一座木屋，它最好建在树上——我正在为此努力，即将实现了。

我不可能随波逐流去过别人正在过的那种生活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反感的词就是“随波逐流”。我对文学的态度亦是如此，我只写自己想写的文字，不可能去写别人想要看到的文字。即便能换取更多的荣誉和金钱，也不。我写作是为了寻找真我，实现真我，没有什么力量能带我入歧途。

辽沈晚报：最近，您在木屋完成了什么新作吗？能跟读者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？

薛涛：完成了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《猫冬记》，写的一个老木匠与他的小徒弟在山里猫冬的故事，反复播映的老电影陪伴他们熬过寒冷、饥饿、寂寞的冬天。在故事中还有一只爱看电影的老猫，它是书中的一个小亮点，也增加了故事的张力。写这部作品的时候，恰逢新冠病毒来袭，人们都在家中“猫冬”（隔离），我在“猫冬”的状态下写完了《猫冬记》，让我更深刻地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灵魂的交流。另外还有一本小书《我在木屋的一年》也在收尾。我利用零散的时间写它，它记录了我一年来的所思所感、所遇所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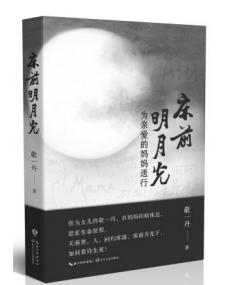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作品，我不想说得太多。这些年我说的太多，在学校说，在书店说，在会议上说，在直播上说。事实上我说的肯定是片面的，甚至是偏颇的。我应该让作品自己说话，它最全面、最彻底、也最公允。作家应该让作品“自行生长”，把它放心地交给读者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▶ 本报荐书

《床前明月光》

敬一丹 著



本书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怀念妈妈的随笔集。书中细腻、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，在妈妈的病床边，对于生命、亲情的思索。天渐黑，人，回归床前。床前月光下，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，作者有了更深刻的领悟。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多层面的启示与思考。

《故乡的泥土》

章云天 著



《故乡的泥土》是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。它通过众多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、爱情纠葛、热情讴歌了抗战老兵的忠诚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描绘了一幅雄浑壮阔的农村历史风情画卷。小说故事情节错综复杂，人物众多，但个性鲜明栩栩如生，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，“塑造”成了文学典型形象的“这一个”。人物语言都是方言土语，活灵活现，极具地方特色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作者对华北一带方言俚语俗语的纯熟运用，反映了他对这一方水土的挚爱情深。

《停歇之书》

田禾 著



本书收录的是作家田禾在四个秋天里，以自己闲散的方式躲开城市，听着音乐信步踏入自然大地，阅读、倾听、哲思并点亮生活的切身笔记。每个篇章中，他以独属于自己的“随性记录”式纸条书写，将大地上人们所熟知的旧路，踏出了新的意义。由此汇集成这本关于精神潜隐的枕边沉思录，更是一本属于无数忙碌者的闲翻之书。

此书中，田禾有时仿若一个理性的哲学家，让身处都市忙碌着的人们，也能闻到自然的气息。